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玻 璃 建 筑

——《现代》草编



柯
灵
主
编

完
颜
绍
元
编
选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民国名刊精选

玻 璃 建 筑

——《现代》萃编

完颜绍元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5 字数 241,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5-2580-5

G·153 定价: 16.50 元



目 录

完颜绍元	前言	1
施蛰存	创刊宣言	1
施蛰存	画师洪野	2
李一冰	故居	6
盛明若	老年	10
茅 盾	半个月的印象	13
老 舍	夏之一周间	22
巴 金	我底夏天	25
沈从文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27
郁达夫	在热波里喘息	30
废 名	今年的暑假	32
圣 陶	夏	34
赵景深	书生的一周间	36
曦 晨	悲哀的玩具	40
曦 晨	雉	44
丰子恺	小白之死	47
傅东华	山核桃	52

梁遇春	致石民书六通	56
黄金瑞	旅人	59
丰子恺	玻璃建筑	64
废名	秋心遗著序	67
鲁迅	为了忘却的纪念	70
王莹	春雨	80
赵景深	破马车	82
康嗣群	友谊	85
叶永蓁	旧侣——纪念两个朋友	89
李一冰	老邻舍	98
芦焚	陀螺随笔	102
杜衡	望舒草序	110
王克洵	剪秋罗	118
马国亮	架上的八个	122
何章陆	山	126
曹英	日本的女性	130
苏菲	威胁	139
巴金	平津道上——旅途随笔之一	142
叶永蓁	心境的秋	148
靳以	我底屋子	156
芦焚	风铃	158
何家槐	第一夜失眠	163
史卫斯	十一月	167
章克标	三四杂草	170
穆木天	雪的回忆	175
许幸之	渔村	186
郭沫若	自然之追怀	191

缪崇群	药	199
王莹	西安的女儿们——“古城里的记忆”之一	202
林庚	心之语	206
蹇先艾	城下——纪念一九三三年的五月	211
唐锡如	南国的五月	222
朱管	旅店小记	225
朱管	春雷	227
苏菲	夜	229
茅盈	燕子	231
杨邨人	修堤	234
许钦文	菊花	239
林希隽	探狱	242
南星	随笔三篇	247
朱管	书店里	252
史卫斯	偶然	254
李威深	一夜宿	256
李心若	小小的手	259
段位忒	我的灵牌	261
李健吾	拿波里漫游短札	264
丘东平	申诉	269
甘永柏	黑色鸟	273
甘永柏	黄昏之忆	276
季羨林	母与子	279
南星	安息	289
南星	骡车	291
倪贻德	虞山秋旅记	294
郁达夫	追怀洪雪帆先生	309

徐蔚南	腊雪	313
谢六逸	爆竹	316
叶鼎洛	我仰望天上的星星	318



创刊宣言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点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尽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两字为更适当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蛰存



画师 洪野

施蛰存

洪野是个并不十分有名的画家，他的死，未必能使中国的画苑感觉到什么损失。但是，近五六年来，我因为与他同事的关系，过往甚勤，因而很能够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他的艺术观，我知道他的人生观。因此，他的死，使我在友谊的哀悼以外，又多了一重对于一个忠实的艺术家的无闻而死的惋惜。

我之认识洪野，是在他移家到松江之后。那时他在上海几处艺术大学里当教授，因为要一个经济的生活，和一点新鲜的空气，所以不惜每星期在沪杭车上作辛苦的旅客，而把家眷搬到松江这小城市里来了。一个星期日的薄暮，是不是秋季呢？我有些模糊了，总之气候是很冷的，我和一个朋友（他也早已很悲惨地死了，愿上帝祝福他！）走过了一个黑漆的墙门，门右方钉着一块棕色的木板，刻着两个用绿粉填嵌的碗口大的字：“洪野。”我的朋友说：“这里住着一位新近搬来的画家，你可以进去看看他的画。”不等我有片刻的踌躇，他早已扯着我的衣袂，把我曳进门内，说着：“不要紧的，他欢迎陌生人去拜访他。”

果然，我们立刻就很熟识了。他的殷勤，他的率直，我完全中意了。他展示许多国画及洋画给我看，因为对于此道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只能不停地称赞着。他在逊谢了一阵之后，忽然问

道：“你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些画都很好吗？”

我说：“是的。”

“那么，请教好在什么地方呢？”

呸，有这样不客气的主人！我委实回答不上来了。在我的窘急之中，他大笑起来道：“这些都不中看，这都是抄袭来的。我给你看我的创作。”

于是他又去房里捧出七八卷画来，展示给我。这些都是以洋画的方法画在中国宣纸上的，题材也不是刚才所看的山水花卉之类，而是《卖花女》、《敲石子工人》、《驴车夫》这些写实的東西了。他一面舒卷着画幅，一面自夸着他用西洋画法在中国纸上创作新的画题的成绩。但我因为看惯了中国的山水花卉和画布上的人物写生，对于他这种合璧的办法，实在有些不能满意。但最后，有一帧题名《黄昏》的画，却使我和他的意见融合了。《黄昏》虽然仍是用西洋画法画在中国纸上的一个条幅，但因为题材是几羽在初升的月光中飞过屋角上的乌鸦，蓝的天，黄的月，黑的鸦，幽暗的屋角，构成了这一幅朦胧得颇有诗趣的画，我大大地赞美了。我说：“我还是喜欢这个。”他点点头，微笑道：“我懂得你的趣味了。”

后来，我和他在同一个学校里教书了。我曾经偶然地问他为什么不再在上海担任功课，他摇着头道：“有名无实的事我不愿意干。”这话，在以后的晤谈里，他给我了一些暗示的解释。大约一则是因为上海的学生，对于艺术大都没有忠诚的态度。二则是在上海虽则负了一个艺术教授的美名，但那时的艺术大学都穷得连薪水都发不出，他非但不能领到生活费，反而每星期得赔贴些火车钱，物质上既无获得，精神上又无安慰；倒不如息影江村，教几个天真的中学生，闲时到野外去写生，或在家中喝一盏黄酒之为安乐了。这样地心境自安于淡泊，画家洪野遂终其

生不过一个中学教师。

但是他对于艺术，却并没有消极。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画有几件已经被选入全国美术展览会了。”当时我也很替他高兴。在参观全国美展的时候，我果然看见了他的几幅陈列品，而《黄昏》亦是其中之一。全国美展闭幕之后，一日清晨，他挟了一卷画到学校里来，一看见我，就授给我道：“这个现在可以送给你了。”我展开一看，竟就是那幅我所中意的《黄昏》。我看画幅背后已经在展览的时候标定了很高的价目，觉得不好意思领受这盛情。正在沉吟之际，他说：“不要紧，你收了罢。我早已要送给你了，因为要等它陈列过一次，所以迟到今天。至于我自己，已经不喜欢它了，我的画最近又改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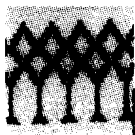
其时我有几个朋友正在上海经营一个书铺子，出版了许多新兴的艺术理论书。他对于这些书极为注意。我送了他几册，他自己又买了几册，勤奋地阅读着。这些新艺术论使他的艺术观起了一个大大的转变。在先，他的西洋画很喜欢摹拟印象派，他曾画了许多风景和静物，纯然取着印象派的方法。在吸收了新艺术理论之后，他突变而为一个纯粹的革命画家了。他曾经读过易坎人译《石炭王》，很高兴地给这本书画了好几张插图。以后又曾画过几帧反基督教的小品。他的野外写生的对象，不再是小桥流水，或疏林茅屋了，他专给浚河的农民，或运输砖瓦的匠人们写照了。除了免不掉的应酬敷衍之外，他绝不再画中国画。他曾经招我去看一幅新作，画着一个工头正在机轮旁揪打一个工人。他问我看了觉得怎样，我嘴里答应着“很好”，而心里总觉得这样的画似乎很粗犷。但他已经看透了我的思想。他说：“为了要表现我所同情的人物，所以我的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书斋里壁上的装饰品了。”

他在贫困的生活中，一个人寂寞地描绘他所同情的人物，直

到死。

我能够了解他,然而不能接受他,这是我至今还抱愧的。现在他死了,除了寡妇孤儿,以及几帧不受人赞美的画幅以外,一点也没有遗留下什么。社会上也决不会对于他的死感觉到什么缺少,而他生前的孜孜矻矻的工作亦未尝对于社会上有什么贡献。他就只是以一个忠诚的艺术家的身份而死的。在活着的时候,也未必有人会注意他,则死了之后,人们亦不会再长久地纪念他。一个水上的浮沤,乍生乍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但我却从这里感到了异样的悲怆,为了一个友谊,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

第一卷第1期创刊号(1932年5月)



故居

李一冰

今天,我偶然走过自己故居的门口,在那条狭小的可是十分清静的小巷里。一直的围墙仍是涂着蓝灰色的,而墙脚下的青草在这样底春天又是那么青碧的长成了。从大门口望进去,仍是先见到那顶高的露台,露台上的黑铁阑干,晶明的玻璃棚,而左面仍是那株梧桐树高高地立着。

我小小地逗留一阵,于是我跟同伴琪说:“我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所屋子里的。”真的,我住这所屋子是自从七岁那年,父亲患着肺病死了以后就搬来底,一直到我十五岁的那年才搬出;我是分明地记得的,新搬进去的时候,小孩子所最心爱的是那高高的露台,是那高高的梧桐树了。

我离开这所屋子是有六年了,可是,我今天看到的,与六年前是没有异样,一样地清静,一样地寂寞;似乎每天的夕阳从梧桐树梢上慢慢地消隐,每次的新月冷冷地照着露台,每次底霖雨在那白铁皮的露台上敲击的声音,都一样地在衍续。都一样是旧时的光景罢?那些景象是为一个寂寞的孩子所十分熟习,十分安享的哪!

在这儿的记忆还是那么新鲜,还是那么含着一种迷人的味,深深地引人向往、充溢着一种缠绵之情的童年追忆,总有一种无

限亲切的感念，似乎有一络微笑在心头荡漾，是永远地一想到的时候总那么勾人销魂的。

可是，我总得说我底童年是十分黯淡的，是一个七岁死了父亲，在一个永远忧郁着的母亲的手上，抚育成的寂寞的孩子。不过，那丰富着少年愉悦的记忆是固然可珍。但是，我相信，即使是这童年在无限苍凉中过去的人，偶然一朝记起他那短短的年份来，也总是怀着可珍的惊异的微笑的。像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只有十岁以后那几年，还有一些琐屑的回忆。十岁以前，那真是不能清楚的了，十二三岁的事情是整个的寂寞，想来会使人惘惘地微笑底。十岁以前的事，从母亲嘴里知道的，是父亲挺在尸床上的时候，时常会靠在椅子上呜呜地哭个不休的。另外，那时我是一个体格不健康时常害病，十分沉默，十分冷落底一个孩子，似乎是在小小的年纪已经经受了人间的寂寞味。我回忆到我底童年，我常是那么好奇的想。

我们是一个丁寥落的家，除出另住在乡下养病的祖母外，在家里的只有一个脸上永远带着病容，带着无限抑郁，却是每天低头劳作的母亲。另外，一个姊姊，是温驯得像猫一样的姊姊。

清晨，我到—个地方去念书，黄昏时候回来了，伴着姊姊去做一点静悄悄的玩意，有时候，也有我一个人做点怪无聊底事，静静底。若是一到天色暮下来的时候，那堂屋里总最先黑暗起来，阴森起来，母亲姊姊做晚饭去了，那我一个人是最难堪，最寂寞的时候了。我怕黑暗的空洞的屋子，我更怕这将要上灯的阴惨时分；于是我总走到那株梧桐树下，看天上将要掩尽了的夜幕，看一阵阵从—天上斜飞过去的归鸟，口里哼着—些短歌，我不敢走进屋子里去，心里是十分沉重，像是有着无限哀愁底的人，在院前闲步。

有时，则倚着门口，看零零落落底行人和负贩的归去，每天，

每天,全是那么忧郁地捱过这难堪的时候。好久,堂屋里一盏煤油灯亮了,透着薄明的火焰,于是,就可听见姊姊在喊:“晚饭啦,晚饭啦。”那我们就在荧荧灯火下,三个人冷冷静静的吃饭,有时候,母亲会忽然抬起眼来看我一阵,“×同我是一天真见不到多少时候啊!”那么说后,总会异样地寂寞的微笑。这是真的,我和母亲底见面,只有在晚餐时的一会儿。这似乎是幼年时候,阴郁的家培养成的孤独底脾气罢?照这样寂寞底而又是那么充溢着爱底情景,现在我还是十分清楚的。

晚上,我是照例要走过三四条街灯零错的夜巷,去读夜书,回来了,我大概总上了床。有时候,太早了,我就会床上读些闲书,读完一节后,惘然看看摇摇的烛火,十分寂寥,而那时读底书,《红楼梦》,我是记得的,读过八遍——寂寞的孩子,算没有旁的游戏了。

姊姊,也是那样无聊的样子,可是,她确是一个温驯可亲的人。然而,她总用着大声大气讲话,有时大笑一阵,有时恼了她,就幽幽地哭个不休。她是一个好人,可是,总不是一个真真天真的孩子,也不是一个顶愉快的游伴哪。

另外有两年,我身体在一次大病后,衰弱透了,于是,我停了学。这时候,我整个生活是无聊,那时候我是住在靠着露台的那间厢楼上,整天是冷静,是寂寞,日子静静地流去。于是,我静静地每天写些字,学曹全碑,一个个大字临摹在捶油纸上,读了许多笔记、诗集、传奇词曲;于是,我更寂寞了,每天看太阳从东墙上垂下来,又看看望梧桐树梢上慢慢消隐下去,听雨击露台的器音。晚上,听小巷里叫卖的声音,听命卜的人弹着三弦的那凄楚调子,无限的青青的哀愁,缠绵着小小的灵魂;于是,该丰富着天真情趣的童年,是匆匆地远去了,远去了。

整个的生活,顺着时间的慢慢的培养,那些无聊,那些寂寞,

卖了我的少年,接受了一颗易于感伤底心,变成一个十分脆弱,无限衰弱的孩子。我还记得,当着有一个晚上,母亲偶然讲起父亲底死,讲起过去家庭的热闹,讲起父亲在日爱我们孩子们底故事,我竟偷偷地掉眼泪,做一个孤独的孩子时常做底事了。

童年,似乎每一个人想来,都会发生一点相当愉悦的;可是,我是总用着悠悠的神情去追忆,既不过分哀愁于已往的时日,终也不能十分愉悦的,而是带着一种向往的深情,于这草草收场的童年,寂寞地琐琐地记起来,只觉得那短短的一段时候,也是十分的可珍,虽是无限寥落,无限哀愁。

今天,我走过这六年前的故居,我不禁惘然回忆起旧时底光景来。我心里漾着一重微笑,是那么一种亲切的感念,也是那么一种缠绵的情味。

这魅人的小巷,这蓝灰色的墙垣,和墙垣下的芊芊春草,那露台,是看日迎风的露台;那高高的梧桐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常常凝注的眼光的小伙伴。这许多,于我都是太熟习了啊,太亲切了啊。我此时静悄悄的想来,有一种微笑的感情,是那样缠绵,而又是那样恍然的感情哪。

无限地,无限地怀念啊,这故居,这童年的岁月。

(一九三二年花朝日)

第一卷第1期·创刊号(1932年5月)



老 年

盛明若

晚上翻到许多旧日的信札，感慨不胜。忽然记起一个长者——润之老伯，觉到了所谓“老年”的一种古旧的情调。

这润之老伯是父亲底旧友，他俩曾换过“兰谱”，现在扬州盐务署作事，去年冬天曾为卖去一块祖地，到故乡——长安——一次，因为在故乡是没有家了，所以借住在我家，住在我家楼下书房里，带一个听差叫阿福，也伴他住在我家，服侍他。

这老者委实是个有些可怜的人物，年纪五十七，而衰弱到简直无可形容，每天要抽上大约三块钱的鸦片。清早总是高卧，到十二点钟的光景，一声咳嗽，表明快起来了，于是阿福，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听差，忙给他装烟，装好了，给他把帐门挂起，递到嘴边。于是他躺在那被窝里便抽了，这样地总要四五筒，毕后，乃起身；盥洗既竟，再抽烟，烟抽够了，乃进午餐。下午照常还是抽，一天总要五六次才行。人软弱到极点，这次还乡，在他是末一次了，因为他底精力再也不准许他作这样长途的旅行了——从扬州到长安！所以他对父亲说：

“××，我们这次是永别了——”

哥哥底女孩儿和声，一个三岁的孩子，很讨人爱的，时常到他住着的书房里去，看着他躺在那榻上吞云吐雾。孩子时常叫：

“三爹爹——”

“哦，哦，哦，宝宝，宝宝——”他连忙回答，用一个老者底全部的慈爱。

他是我祖父底学生，从小在我家攻读，和父亲最要好，换着帖，作父亲的兄。据父亲说，他是个够豪爽的人，从小就对朋友重义气，所谓“友情”这东西在他是无限地不吝惜的。有一年冬天，父亲腿上生一个恶疮，很厉害，上离长安七十里的××小镇去找外科医生×。父亲说：

“那次是大雪，脚划小船夜里行，靠近镇时正值夜午，真所谓‘荒村寒夜’，听到霏霏的雪片打在篷上。我和他两个缩在舱里，我只是昏昏沉沉地嚷着痛，他则安慰我，给我抚拂。

“到×镇去就医，前后共两次，第二次他也陪我去，仍是大冷天。那一次闹了个笑话，我跟他二人晚上睡在舱中，睡得非常熟，清早醒来，觉到冷，一看，盖在被上的他底许多衣服尽不见了，原来晚上有贼开了舱门偷去了。

“他比我大三岁，今年五十七岁了，廿六岁到扬州，到如今是做了扬州人，真可怜，膝下男女没一个，老景寂寞得很。大太太和他说不来，住在扬州，要他每月寄一百块钱；有一个姨太太，倒很要好，是妓院里出身，已跟了他廿年，本来是很好啰，谁料去年却去世了——所以润之真是可怜，简直有些凄凉。

“这里他住了一个多月，他对我说：

“‘××，我们这次真是永别了，你我五十年的交情，今后是永别了。你叫他们弄些好菜蔬吃吃吧，这家乡底味道——’

“但是烧了一只一品锅，用一只子鸡烧，他也吃得很少很少，足足吃了四五日。每天鸦片要抽五六次，饭则吃得很少，只抽烟，吃糖食，××，××他们来，每天晚上，谈到十二点一点，于是睡了。和声进去叫他三爹爹——他总是‘宝宝，宝宝’地异常欢